

由‘沙坪壩的回憶’談到‘大陸母校’

文席謀（南加州中大校友會1995.6.4餐會部份講話稿）【11 / 1 / 1995年國際日報副刊登出】

我的大學教育自入學到畢業都在‘中大’。這裡‘母校’是指狹義‘中大’而言。（廣義有：東南、南高、南京大學等）。我1940年在湖南參加由藍田國

師主辦的統一招考而錄取。畢業至今超過半世紀。報考時研究各校情況資料，考慮：

（1）當時其他大學多在輾轉搬遷中，祇有中大一口氣由南京搬到重慶。農學院的

乳牛、火雞都搬了出來，圖書儀器更是齊全無損。（2）當時中大有文、法、理、

工、農、醫、師範等七個學院，工學院有

機械、電機、土木、水利、化工、航空、建築等七系。在全國各大學中院系最全、

規模

最大，令人嚮往。（3）中大位于戰時首都，對師生照料可能較好，教學品質較佳。

如

是決定以中大為第一志願，就是這樣幸運地，‘一考定終身’，進了中大機械系。

當時

中大分散在柏溪（一年級），成都（醫學院二、三、四年級）和沙坪壩（其他二、

三、

四年級）三地。柏溪和沙坪壩位于嘉陵江畔，相隔約五十華里。是年九月到柏溪報

到入

學。羅家倫校長在新生訓練講話時，舉出當時統考中以第一志願報考中大人數之眾，

證

明進入中大之不易，喊出‘中大之門是榮譽之門’。鼓勵大家珍惜在學機會，努力向學，

予人印象深刻。當時在校同學約四千人，為全國大專院校中最多的。

雖然靠近陪都，戰時中大的生活非常艱苦。例如：站“吃飯、伙食差、飯不

夠時免不了要擠取；在柏溪時早上去溪流掬水洗嗽，水是溷的，冬天很少洗澡；衣

服被蓋自己洗，

破了自己縫補。健身方面，雖然有晨操，體育課，運動會等；但瘧疾、痢疾幾乎每

人每

年要輪到，同學中得肺病也時有所聞。貧血、營養不良、傷風咳嗽、非常普遍，不

當作

是疾病。在沙坪壩時一次三千六百公尺越野賽跑，我同寢室八人有三人吐血病倒。

同學

大多數來自戰區，靠‘貸金制度’維持生活。祇有少數比較富有的情況較好。

一般生活雖然艱苦，讀書都很用功。教室及圖書館常擠滿，托朋友彼此相助

佔位子。因是選課，教室常換，白天課間挾“書本跑”找教室，晚上自修時間擠在圖書館，或將教

室桌子搬動擠在一煤氣燈下（柏溪），各自靜靜地做“5c課。沙坪壩寢室內有書桌，不必

去教室。暑假時間長，除了少數同學能回家或能找到校外短時工作者外，大都住在

學校過“悠閑生活。柏溪在鄉下，（男生）不妨背心、短褲、赤足，不拘形跡。寢

室太擠，部份同學搬到教室，各佔一小空間，將桌子拼成臨時床位和書桌，作息都

在其中。白天研習功課

或看小說、雜書，或與知己數人到附近鄉村遊玩、嘉陵江游泳、做菜吃（附近田野

採蠶

豆、拾田螺、買些便宜帶皮肥肉加鹽吧、豆瓣醬，用臉盆煮食，味道無窮）；也曾

有同

學打野狗烹食，但我未參加。晚上和朋友月下聊天，或坐茶館聊天到深夜，或用明

信片

裁製成的撲克牌來玩橋牌。一個外文系同學為了練打字指法，用木頭雕一打字機

盤模

型。我也仿倣在一個暑假中練就不很高明的打字技術。晚年玩電腦，中文打字寫作，

鍵

盤操作技術終於派上用場。

秋季開學往往拖到十月以後。躲警報是我們當時緊張生活的一部份。至今對防

空◆'7d中那種陰暗霉濕的氣味還有很深印象。晚上常做有關惡夢，有時夢到防空洞被壓

垮，自己骨

骼在吱吱地響，血在淌流，一驚而醒。同班同學確曾有一人（張某）在附近‘盤溪’

躲警報時被炸死。

中大教授大都為一時之選，受教後都使我感到‘終身受益’。記憶中有：周雪

鷗的微積分，王恆守的物理、陸志鴻的工程材料學和金相學、姜國寶的水力學、李

酉山的機械設

計、李登科的內燃機和引擎動力學等。其他院系未親受教名師更多，不勝枚舉。虞

兆中

師教的力學使我們有一良好基礎。那時他還是土木系助教，在我們班上初次主講，

成勤

極佳。以後他成為名教授，進而為台大校長，學術地位崇高。（按：虞師現已退休，

現

為台灣中大同學會理事長）。物理老師講‘動量’時，預言人類將靠火箭在太空飛行

（那時還沒有噴氣式飛機）；預言電視傳真，卻沒有想到今日電腦和通訊如此神奇

發達。

化學老師預言‘塑膠材料時代’行將來襲；講原子能量巨大，沒有人想到用原子彈

來結

束第二次世界大戰。班上有一美國訪問教授（PROF.EATON），講工業工程和管理，

當

時在國內是最新的。有一次偶然路過心理系教室旁，窗外恰好聽見蕭孝榮博士高聲

緩緩

地在講：‘...良好習慣的養成，在使其沒有一個例外...’，遂將這話暗記在心，

以後也常將此教導自己的兒女。足見在中大所受陶冶，充滿機緣，不限于若干專業

課程已。我在

校時期經歷羅家倫、顧孟余、蔣中正三位校長。三位對學校貢獻各有千秋。蔣校長

時代

使伙食大為改善，每人領有一套棉軍服，使貧寒學子，大展歡顏，戲稱‘倒底天子

門生，

與眾不同’。

中大當時院系多、規模大、尚有下列好處。校內活動多彩多姿，使我們雖然

是學呆板的工程，有機會接觸多種學問和事物。記得‘大一英文讀本’有篇文章講

‘大學教育的目

的是培養高級通才’，現在回想，當時母校正符合這目標。飯廳及路邊牆壁經常有

大量

壁報，內容多樣，不乏精品，言論非常自由。常有各式各樣講演會，畫展（徐悲鴻、

傅抱

石、張書旗、陳之佛、黃君璧等大師都在任教），音樂會（中華交響樂、國樂團等

曾演

出），戲劇演奏（巴金的‘家’、彩排京戲或崑曲等），國內名流或外賓（如：威爾

爾基）常有來校講演。使那時沙坪壩成為戰時中國最有名的文化區；活動蓬勃多樣，

不在

話下。後來1941.12.8日本轟炸珍珠港，美國參戰，大批盟軍來華；我校畢業班（三

二

級) 于1942年初全部被徵調到軍中任翻譯官，活動達最高潮，頓然結束大學生涯。

母校的四年莫造了我們的人生基礎，每位同學情況細節不盡相同。這次時間太短，要談的太多，祇能概略講上述這些。對在座同時代的學長們，很可能引起更多的回味。

---

This Webpage is created using [NJStar Chinese Word Processor v4.x 南極星中文處理系統 第四版](#).

---